

士伦 著

咸水地

大亚湾大鹏湾的故事



花城出版社

士伦 著

咸水地

大亚湾大鹏湾的故事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莫少云

封面设计:马雄波

咸 水 地

——大亚湾大鹏湾的故事

土 伦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梅州市嘉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 插页 150,000 字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5360-1892-4

I. 1639 定价:6.20 元

认识南方，融入南方，
适应南方。也许，本故事对
南下的淘金者，不无裨益。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黑市劳工尾拉妹·····	3
海门·····	9
白骨滩·····	20
财神姐·····	30
分饭·····	38
咸水地·····	51
犀牛望月·····	61
情陷大亚湾·····	81
天棚·····	88
抛锚·····	99
陆地上的船·····	108
五月早禾黄·····	119
岁月的流星·····	131
拈阄·····	139
半岛的浮云·····	150
上塘水,下塘风·····	168
人生的盛宴·····	178
五香螺·····	191
“欠奉”·····	200
年轻的海·····	210

目 录

黑市劳工尾拉妹·····	3
海门·····	9
白骨滩·····	20
财神姐·····	30
分饭·····	38
咸水地·····	51
犀牛望月·····	61
情陷大亚湾·····	81
天棚·····	88
抛锚·····	99
陆地上的船·····	108
五月早禾黄·····	119
岁月的流星·····	131
拈阄·····	139
半岛的浮云·····	150
上塘水,下塘风·····	168
人生的盛宴·····	178
五香螺·····	191
“欠奉”·····	200
年轻的海·····	210

黑市劳工尾拉妹

已是下半夜了，尾拉妹还没有睡着，心里又气又急，不知是怨自己呢还是怨别人，眼泪不觉又落到枕巾上。

尾拉妹的房间是客厅的一部分，只用隔板间开，放得下一张碌架床。她睡在下格，上格堆满主人家换季的衣服。家里人和过家的客人谁都可以走进她的房间。白天她不能锁门，夜晚更不能闩门，因为她的床头上的窗装了一部冷气机，一家人靠着它过日子。

搬进新楼是几个月前的事。冷气机是在几天前才装上去的。刚装上，表姐便说：“阿尾拉，从今以后，您都不能关门睡觉了，您一关门我们便都要闷死。”

尾拉妹当时在厨房里洗碗，一听表姐的话眼泪便唰唰掉了下来。尾拉妹不敢回嘴，只是手势重了些，把碗筷弄痛了，发出咯咯的声响。表姐说：“怎么，有冷气‘叹’了，还不满意？”

尾拉妹依然不敢驳火，谁叫自己父母穷呢？谁叫自己的家在山区呢？不穷就不出来打工、不给亲戚打工。那是不合法的打工，是黑市劳工。

房门没有闩上。尾拉妹再也不是几年前那个随便扎个马尾巴，穿尼龙裤的瘦小女孩子。走在街上，路人也频频回头注目，连表姐也有点嫉妒尾拉妹的亮丽了。尾拉妹紧记着出门时老父亲的交待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客厅外面

的铁门闩上，木门也得闩上，家里还有三个大男人呢。

睡不着，尾拉妹翻来复去地想家，想初来时的艰难。如今捱过去了，想走，又有些舍不得。

尾拉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，又是父母唯一的女儿，兄长们让着她护着她。她跟着小姐妹们到几里外的山上割草，还没有下山，哥哥们就在山下等着了。尾拉妹是一家人的心肝宝贝。然而大姑说：“女孩儿家，再宝贝，也要出门，也要嫁人。”大姑几十年前流落香港，回来过几次，膝下无子，招了个女婿入门，有心关照娘家的人，写了信来叫尾拉妹的哥们送她到深圳，表姐会过来接她。

费尽许多周折，在别人的家待了好多天，表姐才叫人把尾拉妹带过蕃界。

说来没人信，大姑表姐在外几十年，竟是住在铁皮屋里，是违章的建筑物。天热像蒸笼，落雨响蓬蓬。好在够大，有几个房间，还有走廊，有厨房，有偏屋，甚至还有种着蕃石榴的一块空地，周遭用铁丝网围着。走廊上拴着一条大黄狗，初来乍到，尾拉妹好害怕这条畜牲，嘴巴开裂到耳朵下，垂吊的口涎足有半尺长，老是伸着红红的舌头，眼瞪着尾拉妹。后来时间长了，尾拉妹一个人在铁丝网内搓衣打蛋怪寂寞的，大黄狗倒成了她最亲近的朋友。

来到后的第一个早晨，表姐便对她说：“这个家就交给您了，不要想出去，门给我们从外面锁上了，外面有警察，给他看见了，说您是“人蛇”，要拉您回去坐监，我们也一身屎不得净！”

接着便教尾拉妹开动洗衣机，开动之前，先将衣服领口等用枧粉搓一搓。尾拉妹照做了，当她搓到表姐的底裤时，几乎

要将肚子里的面条呕出来。

表姐肥得像乡下磬谷的磨，一身邋里邋遢，据她自己说，有的衣服穿了十年还不舍得丢弃。一大早，姐夫便推着四轮车把货物送到小铺售卖，晚上又把卖剩的一些货推回来存放。铺子很小，一个雪柜就占了一半地方，头顶上装一部空气压缩机，间歇一阵又轰隆作响。雪柜上摆满了鸡翼鱼丸等生熟食。姐夫是个瘦猴，一年有大半时间打赤膊，只穿一条牛仔短裤，全副身家都放在牛仔裤的口袋里。姐夫的工作是买货和斩件，把排骨砍成碎块。中午回来做饭，姐夫的两个孩子嫌母亲做的不好吃不卫生。姐夫吃过饭后去参加雀战，表姐则四处出发捡纸皮，捡塑料袋和木箱，拿回家中叫尾拉妹叠好绑牢，待收拾得够装几车了，便推出去卖钱。

黄昏时候生意最好，忙完了又要接着收摊，所以晚饭便没有人做，一家子拉大队上酒楼去。这要视姐夫的雀战的成败，赢了吃石斑大虾，输了便吃臭骚的饲料鸡。

大姑每日都在铺子里掌档，眼睛高度近视又不戴眼镜，时时找错钱给人家，诸多龃龉。尾拉妹一天的功课除了送货收摊，叠纸皮洗衣服，还要拆木箱当柴火。都九十年代了，这一家子还是用柴火烧水煮饭。而且隔个三两日要敲破一箩鸭蛋，不要蛋白单要蛋黄，撒上盐放在日头下曝晒，晒干了便拿去铺子，卖给那些从码头上来的渔妇。

从穷乡僻壤出来，从老规矩很多的地方出来的尾拉妹，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吃臭蛋黄，真是暴殄天物，更不理解表姐们为何既要捡破烂又要上酒楼，白天像个乞丐，夜晚则像王公似地坐在宴席上，呼奴喝婢，把侍应生支使得团团转。尾拉妹从小就听多了老辈人的唠叨，什么勤俭方能发家呀、好赌十有九

输呀等等。也许这是另一个世界吧，人家都不信这一套，以至白天赚的钱到了晚上就所剩无几了。几十年来，大姑一家连属于自己的几尺地皮也没有，从前住的是违章建筑，现在住的是政府出租的廉价楼，月租要一千多元，大姑时时喊救命。

尾拉妹有时做得太苦，免不得要和别人比。大陆上也有年轻的妹仔过来蕃界打工，每月一千多块工资，晚上早早收工，风流快活去了。而她却要到人家冲完凉，洗完一家的衫裤才能躺到床上。这时已是午夜了。

然而，工作的苦累，在尾拉妹看来实在是很小的问题。尾拉妹长得高大健美，碰上她推车送货时，有些咸湿老板便说：“咳，靓女，你来推车送货，真‘西晒’啦！”“西晒”者，粤语是浪费的意思。尾拉妹是客家人，初时不懂，后来听多了听懂了，便弄得面红耳赤。至于报酬，尾拉妹也不太计较。一年中，老家的叔叔伯伯、堂兄堂弟，轮流着总要来几次，大姑把亲戚邻舍的旧衣服，都讨光了，打成捆，大包小包送给他们带回乡下，唯独尾拉妹的父母兄长，一次也不敢来打秋风。他们以为尾拉妹吃大姑的用大姑的已经够多了，哪有想到尾拉妹在天堂里当牛作马呢？

尾拉妹感到最难堪的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少女，不被人家尊重。住铁皮屋那些年，表姐姐夫的两个公子，简直当她“冇到”，进进出出都没有叫过她一声姑姐，连名字也没有喊过一次，甚至“喂”一下都没有。尾拉妹想不出任何缘故得他们嫌弃。因为他们的无理，动不动就摔盆摔盖，尾拉妹曾经哭过好多回，甚至挟着包袱要离开，但每回都给大姑拦住了，大姑骂他们，说身后什么也不给他们，两个衰仔一齐回答说：“谁要你的烂×嘢，臭×钱，一脚踢你上西天！”

如今两个衰仔都牛高马大了，比他们排骨似的父亲英武得多，上了中五中六，也就更加神气了。两兄弟的房间终日锁死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，放学回来两个躲在房间里半掩着门，不知搞啥名堂。尾拉妹直把他们看成“飞仔”，看成无良少年，半点也不敢招惹他们，倒是时时提防着他们走进她的房间，和她玩起什么游戏。至于姐夫，她倒不那么害怕，这个人的心思全在麻将上，神昏目迷，不修边幅，头发像一蓬乱草，钱包烟盒全塞在裤袋里。最近一次在外面上厕，嫌不方便，把钱包掏出，放在矮墙上，手里则抓着香烟火机在吞云吐雾，把钱包忘记了，丢了一万多块，连身份证、出入禁区的证件也失去了。为这事表姐无端端地迁怒到尾拉妹身上。尾拉妹心知肚明，大姑瞎猫撞着个死老鼠，竟在垃圾桶里翻出了两百英镑纸币。大姑兴奋不已，以为她的眼睛返光了，立即到金铺买了一条金项链给尾拉妹挂上。表姐看见了，好不恼火。

尾拉妹烙煎饼似地睡不着，她想不能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，不让她闭门睡觉，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。表面上他们是亲戚，实际上这家人当她是奴才使女，低人一等，即使是亲戚，也已“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闲了了”矣。她连闭门睡觉的权利也没有，连保护自身尊严也成为不可能。尽管大姑许诺将来为她找个靠山，但现在不能捍卫自己，哪还顾得到将来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大姑有恩于尾拉妹一家，几年来，尾拉妹也报答够了。想到这里，她释然了，大不了回去当一个农妇，或者再度走出家门，去当一个正正式式的打工妹，也比在这里当一个黑市劳工有保障得多。

几天来她都没有睡过一个安乐觉，现在她居然睡死了。天大亮了，蕃界人都紧着脚步走在街上，大姑摸进来叫醒了她。

匆匆忙忙梳洗了，尾拉妹照常推着车子出门。

忙完了开档摆档好多事，尾拉妹回到她的房间，便开始收拾包袱，然后坐在客厅里，给她的大姑表姐写信。信中她感谢他们几年来对她的教诲，使她变得勤快了，也锻炼出一个好身子，她要走自己的路，不能够老是依靠着大姑表姐。至于她要走的原因，她没说，说不出口，人家似乎把她当作一家人，她却防范着人家！

尾拉妹走出了那条拥有两个世界的小街，走出了极容易挣钱的地方。临走时，她把那条金项链摘下来压在信纸上，然后夹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大山下她那低矮清贫的家。

海 门

卢槌圪就在田埂下，眼水鼻水流了一脸，依然把黄叶烟丝卷成喇叭筒，往嘴头子塞，呛得他连连咳嗽。跟前身后都是犁冬晒白、断了水的稻田。这条田埂比较高，背风，右边是一条被草和水生植物遮蔽的小河。一条两岁大的牛牯，被尼龙绳系在几丈远的灌木丛，能吃上小河另一边的草。农村放牧有几种方式，春夏两季牛驶得勤，只能就地解决，田埂的青草虽很脆嫩，牛还是要伸出舌头卷食田里的庄稼。牧牛人会把尼龙绳绕得极短，人在前牛在后紧跟着吃草。秋冬之时农事稍闲，或把牛赶进山，人在田里做他们的工作，或把牛牵到几条田埂交叉处“钉窠”，下午换一个地方，晚上再牵入栏。然而，卢槌却既把牛“钉”死又不离开，依旧在旁“看”着，路过的人以为他要让牛多吃几口，其实他把牛早忘记了。

一大坂没有水的水田下面是坝地，坝地是不保水的沙质土，是旱地，再下去是高出坝地的沙岗，沙岗是无数次风暴的留痕，狂涛恶浪把海底珊瑚贝壳搓成粉末，摔到崖岸，月久年深，便堆积成为沙岗和沙滩，为大地的裙裾镶了一条美丽花边。

冬日向晚，沙岗下的海湾平静而寥廓，蔚蓝的水面只有几条渔船，偶尔有飞艇从涌港驶出，犁过水面，留下一串浪花和轰鸣，向海门射去，看不见了，海湾复归沉寂。几个月来，卢槌

都是这样，上午牵出牛来“钉趸”，回去做每日的功课，下午出来“换趸”，把牛在另一处草头系稳，便蹲靠在田埂下抽烟、看海。

日头落光，牛无心吃草，扇着两耳，时而望望主人，时而望望“家”的所在，扯一扯绳子，结得很牢，无可奈何哞几声。主人没有一点起身的表示。

卢槌读的书少，没出过远门，不信科学信命运，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古训。而这也是父亲留给他最大的精神财富。他照着父亲的榜样和信念，勤谨了大半辈，到头来却受到命运的捉弄。他想不透，望着稔平半岛和大鹏半岛组成的海门，那一处水天相接的空茫，他企求着能得到答案。

四乡八约，凡上年纪的都熟悉卢光天。三家村人，一条村子只有三户且各不同姓，可想而知这是吊耕农佃户村，不是良田万顷的地主围。广东人被外省人称为黑崽，矮小，乌皮溜骨。卢光天却与众不同，肉山一座，只有南下大军的北牯佬才能相比。卢光天虽是巨无霸，却从没有在人前伸过醋钵似的拳头。每月初一十五早早起身，先去最远的观音山分泉寺，再到螺岛杨包真人庙，回程依次是关帝爷妈祖娘娘各路神仙。一一烧香点烛，叩头跪拜，绝无弄虚作假厚此薄彼之嫌。平时没得闲，起床抹脸之后只能在天井边燃着几炷香向满天神佛唱喏。五十年代打击反动会道门，分泉寺被扒了椽头瓦桷，菩萨金身随山洪漂至海中。卢光天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，便在颈下挂个乞丐袋，手拿纸笔沿门募捐，硬在观音山下盖了一间瓦屋，虽然未设莲座，意义自明，仙踪缥缈，云游至此，好有个落脚点也。

奇怪的是，那些带发修行终身不嫁，住在斋堂里的信女们都被抓了去劳改，卢光天却平安无事，依旧在三家村的田段上

挥锄刨食，逢人便说些天公有眼的馊话，二年的大饥荒也没有饿死他一家。三家村自成一个生产队，山高皇帝远，旱畚岭坳，东栽几棵南瓜秧，西插几垄蕃薯苗，天女散花似地，无人知晓过问。卢光天照样是铜浇铁铸的宝塔般壮实。

文化大革命，乡下没有走资派学术权威供批斗，便天天拿地主崽富农妹做“出煞戏”，把他们打个半死拖进牛栏，等待宣判劳改。后来是群众斗群众一派斗一派，折腾得鸡犬不宁，生产无心。这时的卢光天已是七十多岁须长毛白吃老人粮了，不必劳动了，经常扶着拐杖颤巍巍地向观音山移去，布袋里却没有一件物。路人虽知他是带着一瓣心香朝圣，但还是劝他“老天爷”不要去，眼下正是恨不得捉贼到案呢。天爷不知耳背，还是倔强，一劈走一劈喃喃自语：“毛主席呀毛主席！你终会给这两个人害死，你看不出江青那个狐狸精样？林彪那两撮屈尾眉，全是妖孽奸臣……”听到了的人顿感牙寒齿冷远见远僻。卢光天是这一带的大善人，没有人敢告发他，告发了也没有人敢处理他。而且，很多乡下人恐怕也不能接受这二位的形象呢。

卢光天寿终正寝，是吃饱了坐在大交椅上死去的，一点苦也没受，真所谓善有善报。虽无风光大葬，三家村人却是当喜事操办，屠狗杀鸡，家家断了火烟，聚在卢槌的客厅里涮了几餐。村人因了卢光天的道行，几十年没有受到外间的骚扰，卢槌因了父亲的横草不行直草不踏，当了半辈子“管家”，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，直至生产队解散以前，集体的仓库便是卢槌的米缸。

卢槌翻箱倒笼检讨一生，自以为没有做过一件冤枉事。三家村人何来“威水”的本钱，没有给人“踩”便属侥幸，至以多占

多吃一点算得什么。卢槌集出纳会计保管三者于一身，黄天赤日晒谷晒粪晒地豆，发风落雨修盆箍桶补箩箕，每晚都得记工入帐。虽然是一本糊涂帐，凭良心说，卢槌却从未有通过帐目贪污的想法。就那么几个人，谁断火烟谁朝鱼晚肉还不是一眼睇尽？三家村从没有人大富大贵，也从没有弹尽粮绝的事。三家村处在计划经济的边缘，“小”不成军，是社会主义的散兵游勇，三家村人活得自在宽松。卢槌千万遍审视自己，觉着没有任何对不住隔篱邻舍的地方，不知为嘛厄运偏偏降落在他的头上。

三家村人单姓小，独住一隅，饥馑灾年靠“地阔扫有尘”，不至饿死，升平日月，与别村相比，就不免有些孤陋寒伧了。四乡八约绝无闺女愿嫁三家村，卢槌三十好几才端了一窝“鸡母子”，一年后又有了亲生崽，看着似要人丁兴旺了，想不到竟然会鸡飞蛋打。

老婆带来的“黏娘子”结了婚，分了家，“黏娘女”出嫁了，卢槌与亲生崽住在老屋里，老婆则两边跑，帮大崽带孩子回老屋吃饭。大崽很识赚钱又会孝顺假“老豆”，然而卢槌总觉得和他有一层隔膜，心系在小儿子身上。小儿子前年和别村的青头哥们“夹本”买了一条机动渔船，三不两到海门接驳私货，发了点横财，连水田也不耕了。好在还给他留下几块畲地，那上面还能打发些时间，不然的话，他真不知怎样过日子。邻村的老人得闲可以搓搓麻将摔摔纸牌，他这三家村，几时也凑不成一局。

儿子有一部“小绵羊”，每朝十点起身，灶间有粥饭有昨晚剩下的菜，囫囵吞了便骑着“小绵羊”往镇上的渔港飞。卢槌在畲地教牛牯崽学犁耙，老牛姆连同那几亩水田早送给了“吊耕